明人对杜甫律诗的选编与批评

王 永 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成都 610071)

摘　要: 明人对杜甫律诗的选编与批评是明代杜诗学的主要内容,是明人杜诗研究的主要成果。现存杜律选本四十余种,编刻贯穿于整个明朝,以嘉靖、万历间刊刻选本为多,是杜诗在明代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反映,与当时的文艺思潮、审美趣味及批评标准密切相关。明人对杜律的选评与解说,可以窥见明代治杜的主要方法、观点和特征。明人对杜律的批评方法多样,主要有以意逆志、以史证诗、以杜解杜、结构论诗、比兴论诗等,并尽可能相互运用,全方位诠释杜律的艺术特征。明代选编的杜律注本虽存在种种不足,但对清代杜诗学影响很大,具有多种学术史和诗学史意义。

关键词: 明代;杜甫律诗;选编;评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I 20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3-0075-08

杜诗学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那就是明人对杜甫律诗格外关注,出现了大批有关杜甫律诗的选编、评注与研究著作。明人对杜甫五七言律诗的艺术阐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杜诗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周采泉《杜集书录》序中说:"从宋代直到近代,每一时代各有不同的研究风尚:宋代重在辑佚和编年,元明重在选隽解律,清代重在集注批点,近代则重在论述分析。"①所谓"选隽解律"是指编选杜甫律诗中的精华,阐发其精湛的艺术特征,这恰好是明人杜诗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杜甫大量创作的五七言律诗是唐诗成熟的标志,历来诗评家均着力于对杜律的选录与评解。宋末元初方回编《瀛奎律髓》选录唐宋律诗,其中就有杜甫律诗。元代首次出现杜律选本,如张性《杜律演义》二卷,选录杜甫七律一百五十一首。此集为杜诗学史上第一部七律注本,对明代杜律注本影响较大,冯惟讷《杜律删注》二卷、王维桢《杜律颇解》四卷、薛益《杜工部七律分类集注》二卷等书皆出自该书。另一位元人赵汸《类注杜工部五言律诗》四卷则专选杜甫五律,以类编次共十六类,选注五言律诗二百六十一首,是杜诗学史上第一部五律注本,深为后人推重。明人蹈袭元人选杜之风,开始大量选编杜律,进行选录、注释、评点、解说等工作,出现了一批诸如《杜律测旨》《杜律意笺》《杜律意注》《杜律集解》等质量较高的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代表了明人对杜甫律诗的喜好。明人对杜律的选录与批评实际上是以选本形式进行的,尚无全部九百余首杜律评注本行世。其他一些杜诗专著如胡震亨《杜诗通》、王嗣奭《杜臆》、唐元竑《杜诗捃》等,也对部分杜律进行解说,故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明代杜律选本,不包括杜诗全集注本及明人编选唐诗总集中的杜律。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约有六十余种杜诗选本,其中杜律选本多达四十余种,编刻、刊行贯穿于整个朱明王朝。以嘉靖、万历间刊刻选本为多,是杜诗在明代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反映,与当时的文艺

收稿日期:2015－12－20

作者简介:王永波,男,湖北天门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郎官与文学研究"(编号:13BZW061)

①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思潮、审美趣味及批评标准密切相关。明代第一部杜律选本为单复《杜律单注》十卷,系陈明选辑单复《读杜诗愚得》十六卷中杜律一百四十九首而成。《读杜诗愚得》是明代第一部杜集注本,以千家注为底本,采用集注的方式广收宋人杜诗旧注,在此基础上断以己意。对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进行解说,充分吸收已有注杜成果,在明代即有集大成之誉。嘉靖间陈明选辑《读杜诗愚得》中杜律单行成书,代表杜诗全集注本向选隽解律方向的转变。该书注释悉同单注,唯书眉辑有评语,多不标明姓氏。杨祜《刻〈杜律单注〉序》说:“国初剡单复氏参伍错综,以意逆志,撰《读杜愚得》凡若干言,独为集大成云。嘉靖中,历下陈佥宪明,采其注五七言律者,汇为十卷,以式后学。”①单复在书中对杜律的解说主要针对其写作技巧、结构形式而展开,评论尚中允。在杜甫律诗注释末尾往往标以“赋也”“比也”“兴也”“赋而比也”“比而兴也”等,采取赋比兴论杜诗,大致能发掘出杜律蕴含的思想内涵,此种体例后来成为明人注杜诗的常例。《杜律单注》虽为十卷,但仅收录杜甫五七言律诗一百四十九首,不包括五七言排律。

明代前期受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说”的影响,诗坛普遍尊崇盛唐诗人。明初高棅选编《唐诗品汇》一百卷,把盛唐诗人分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四类,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均只列为大家。杜甫的七言律诗选了三十七首,数量虽多但仍不能算是正宗,不代表盛唐之音。故明初杜诗选本较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明代中期即弘治、正德、嘉靖年间,诗坛活跃流派纷呈,文艺思潮此起彼伏,先后出现前七子、唐宋派等多个诗歌流派,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②的主张。李梦阳、何景明倡导作诗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而近体诗中的律诗要学杜诗。诗坛复古师杜风潮的结果是引起多种杜诗注本的选编与刊刻,以致此期杜律选本盛行。主要有张孚敬《杜律训解》二卷、王维桢《杜律颇解》四卷、赵统《杜律意注》四卷、黄光昇《杜律注解》二卷、邵宝《杜诗七言律》二卷、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四卷、张 《杜律本义》四卷、陈与郊《杜诗律》二卷、冯惟讷《杜律删注》二卷、赵大纲《杜律测旨》二卷等。这些杜律选本在评注与集解上,往往受复古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多深入探讨杜律艺术技巧与思想内涵,评注方法较为灵活,对杜诗艺术的阐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到了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思想异端的文学家,反对复古主义诗风,提倡性灵说、童心说。此期杜律选本在注释及解说上,偏重于探寻杜诗的作意与构思,并对杜甫及杜诗进行反思与批评,通过注解杜诗来阐述具体的文艺观点。杜律注本主要有邵傅《杜律集解》六卷、谢杰《杜律詹言》二卷、颜廷榘《杜律意笺》二卷、郭正域《杜律选》一卷、徐常吉《杜七言律注》二卷、张光纪《杜律评解》二卷、汪慰《虞本杜律订注》二卷、沃起凤《杜律解易》二卷、薛益《杜工部七言律分类集注》二卷等,数量达二十种之多。此外,胡震亨《杜诗通》四十卷、王嗣奭《杜臆》十卷、唐元竑《杜诗捃》四卷等书也有不少对杜律的解说。这些杜律注本在注解形式与内容上更加活泛,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对杜律的评注有了更为深入的解析。

明代还有两种对杜律的选编方式,即白文选录与杜诗评点。明人在选编杜诗时有一种倾向,即删除历代的旧注与疏解,只保留杜诗原文,其实是对宋人注杜“无一字无来历”的一种反拨。现存明代杜诗白文本约十余种,其中就有杜律选本,如张三畏《杜律集韵》四卷,共收杜甫近体诗一千余首,以韵编次。书名虽为《杜律集韵》,实则包括杜诗五七言绝句,因明人认为绝句来自律诗,其结构属于近体诗。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皆绝句收入律诗内是也。”③张三畏编此书目的为了便于检阅杜诗,可以视为工具书。又如陈如纶《杜律》不分卷,收录七律一百五十首,五律二百四十首,陈如纶《刻〈杜律〉题》说:“乃因杜律虞赵本抄

①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六,第 312 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348 页。

③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7 页。

得五言二百四十章,七言一百五十章,厥注皆削焉。於乎! 天下之学敝于注诂。”①可见陈氏编《杜律》是从元人虞集、赵汸杜律注本中删削而成的。张、陈二书都在嘉靖十四年(1535)刊刻,此期诗坛正流行复古尊唐思潮,倡导学习唐诗。宋人以理学观念从诗史角度出发笺注杜诗,力图发掘杜诗中蕴含的史实与义理,多牵强附会之说。明人对宋人注杜多为不满,因而出现杜律白文本,正所谓不笺一字是功臣。此外,明代还出现过杜律评点本,如郭正域《批点杜工部七言律》不分卷,共收杜甫七律一百五十一首,大致以写作年代编次。郭氏评点杜诗,用语极为简略,多以概括性的文字批点杜律。又如孙矿《批选杜律》四卷,包括五律二百四十五首,七律一百四十二首,共计三百八十七首,基本上囊括了杜律精华。孙批多置于篇末,多为极简略之泛泛品评,是对杜律之章法、句法、用典手法等艺术技巧的解说,间有独到之处。

从形式上来讲,明人对杜律的选编主要有翻刻旧注和自选自评两种。前者如翻印元代托名虞集的《杜律虞注》二卷,版本达十余种,从宣德到万历年间屡刻不止。又如翻刻元人张性《杜律演义》二卷,明代也有五六种版本。其他如赵汸《类注杜工部五言律诗》四卷、《赵虞选注杜律》六卷等元人杜律注本,在明代也是多次翻刻。数量较多的还是明人自选自评本,包括三种类型。首先是五言律诗注本,如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四卷、黄乔栋《杜诗五律集解》四卷。其次是七言律诗注本,如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二卷、邵宝《杜诗七言律》二卷。再次是五七言律诗合注本,如韦杰《杜律七言五言注》四卷、邵傅《杜律集解》六卷。另外也有一些是诸体合选本,即包括其他体裁的杜诗,如张《杜工部诗通》十六卷、周甸《杜释会通》七卷等。在选编方式上,既有杜律白文本,也有评点本,最多的是评注本,形式灵活多样,尽可能满足各种层次读者的需要。

二

杜律选编只是明人治杜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明人对于杜律的具体批评,因为杜诗的精华在于律诗,通过对杜律的选评与解说,可以窥见明人治杜的主要方法、观点和特征。

明人注解杜律在方法上跟宋人不大一样。宋人注重对杜诗字词的音韵训诂、史实发掘与典故考证,往往采取集注的方式注杜诗。明人则简洁得多,并不在文字校勘与释义上下功夫,而是侧重于对杜律诗意的阐释与串讲。邵傅在《杜律集解·凡例》中说:“杜公诗中引用典故、山川、名物,集中撮要注释,盖意在发明诗旨耳。若一一举之,不惟难偏且纷。”②邵傅的话代表了大多数明人的观点。明人注杜律,于诗中的典故、史实、职官、人物等往往简要交代,而把精力花在杜诗诗意与艺术技巧方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宋人注杜成绩很大,该注的基本上都已经注出,而且经过多次补注所剩无几。二是明人学风空疏,在文献学方面根基有所欠缺,且有自知之明须另辟蹊径。明人对杜律的解说,以通俗浅显易懂为主,采取分联细说,对杜律诗意解释得非常细致深刻,发掘其中蕴含的构思与意图,进而诠释杜甫的思想与境界。

明人对杜律的批评主要采取以意逆志、以史证诗、以杜解杜、结构论诗、比兴论诗等多种方法,并尽可能相互运用,从各方面充分诠释杜律。以意逆志是明人常用的解诗方法,这从书名就能体现出来,如《杜律集解》《杜律测旨》《杜律意笺》《杜律颇解》《杜律心解》《杜臆》等。明人对以意逆志解杜诗是心知肚明的,从多篇序跋中可以看出,例如前引杨祐《刻〈杜律单注〉序》,便明确说单复注杜用此法,张孚敬《杜律训解·再识》也提到孟子“以意逆志”治杜诗是切实可行的,其云:“夫生于千百载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于千百载之上,不亦难哉。而孟轲氏有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愚觉旧释过赘,遂大削之,能者观焉,则又

①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六,第 306 页。

② 邵傅:《杜律集解》,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三辑,台北:大通书局 1974 年版,第 289 页。

不如尽削也。”①王嗣奭在《杜臆原始》中解释书名说:“草成而命名曰臆,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书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之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②明人编杜集时大量删削旧注,胡震亨在《杜诗通·自识》中对此评论道:“其余无可定者,并以题类相附,一切牵强之说,概从芟去。旧注繁芜,百存一二。”③单复也在《读杜诗愚得序》中予以解释:“余初读杜子诗,茫然莫知其旨意。注释者虽众,率多著其用事之出处耳。或有指其立言之意者,又复穿凿傅会,观之令人闷闷。”④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读者对杜诗的理解不是单靠旧注,而是依赖选编者对杜诗以意逆志加以解说,正如李齐芳在《杜工部分类诗序》中所说:“且但存本义,不载群解,又可撤障耳目,自索之于心臆之中。”⑤以上种种,都指出明人在注杜律中自觉运用以意逆志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和归纳。这种方法对清人注杜诗影响很大,清初就出现多部踵武明人以意逆志方法注杜、解杜的注本和评点本。以意逆志解说杜诗也容易出偏差,因为这种方法随意性很大,往往根据选编者自身的阅历、学识、喜好等来揣摩杜诗的本义,但明人缺乏杜甫亲身体验的苦难历程,社会环境又不符合,有时候解杜诗隔靴搔痒,难免在解释中出现种种牵强附会之处。

以史证诗和以杜解杜也是明人常用的两种方法。杜诗被后世誉为诗史,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诗中如实地记录了唐代某些的重大史实,故引唐代史料来注杜诗成为重要方法。邵傅在《杜律集解·凡例》中说:“杜诗,诗史也,感遇则赋,非泛泛文词。考之史籍,诗意跃然。”⑥颜廷榘《杜律意笺》卷上《赠田九判官梁丘》《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曲江二首》等,大量征引《宋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中的史料,对杜律涉及的史实进行笺证,特别注重杜诗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卷二《收京》《有感五首》卷三《遣愤》《提对》《洛阳》等,也是广征唐史予以串解杜诗。胡震亨《杜诗通》卷十三对《渔阳》的笺注,采取新旧《唐书》对安史叛乱的记载,真实的还原杜甫写作此诗的历史事件。卷十九《遣忧》引广德初吐蕃叛乱史料,阐释杜诗创作背景及含义。王嗣奭《杜臆》卷六《诸将五首》、卷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对诗中涉及史实、地理、人物,作者也是频引唐史来笺证,可以说以史证诗在明人注杜律中是频繁使用的。有时明人还从杜诗中找出相似诗句予以互证,所谓以杜解杜,这在明人注杜也是常用之法。兹以颜廷榘《杜律意笺》和王嗣奭《杜臆》二书为例来分析。颜廷榘以杜解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题下简要说明,如卷上《南邻》诗题下注:“公有《过南邻朱山人水亭》诗,或其人也。”⑦同卷《题张氏隐居》诗题下注:“按,公《杂述》‘鲁有张叔卿’,疑即此人。”⑧这种以杜证杜方法主要是注释杜诗中出现的人名,往往一目了然。另外一种是以杜诗证杜诗,主要是将两首杜诗中出现的用字、用意相近情况,用来相互比证。如卷上《南邻》注曰:“南邻有锦里先生,北邻有王明府,皆时之贤。公《北邻》诗‘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云云,德必有邻。”⑨解《南邻》引《北邻》互证,颇为恰当。又如卷上《赠田九判官梁丘》引《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引《八哀诗》之七《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蜀相》引《滕王亭子二首》互证,揭示出诗中蕴含的诗意。王嗣奭注解杜律,主要是引杜

---

①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六,第 307 页。
② 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 页。
③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三,第 140 页。
④ 单复:《读杜诗愚得》,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二辑,台北:大通书局 1974 年版,第 2 页。
⑤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三,第 133 页。
⑥ 邵傅:《杜律集解》,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三辑,第 289 页。
⑦ 颜廷榘:《杜律意笺》卷上,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三辑,第 95 页。
⑧ 颜廷榘:《杜律意笺》卷上,第 35 页。
⑨ 颜廷榘:《杜律意笺》卷上,第 96 页。

诗来印证内容上的一致性,如《杜臆》卷二引《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来证《曲江二首》,"而恍然悟此二诗乃以赋而兼比兴,以忧愤而托之行乐者也,二诗乃忧谗畏讥之作也"。① 再如卷一引《解闷十二首》的"颇学阴何苦用心"来证《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二隐居》的"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从而印证杜甫对李白的赞美之情。也有引其他唐代诗人来证杜诗的。如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卷一《登兖州城楼》引杜审言《登襄阳诗》、陈师道《登鹊山诗》,以证杜甫诗法出自其祖杜审言及宋代陈师道对杜诗的摹拟学习。卷三《题封》引李白《宫中行乐词》,卷四《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引李白《送友人入蜀》,在对比中突出主题,甄别异同,达到解读杜诗的目的。

明人注杜律还特别注重以结构解诗,尤其是七律的起承转合,解说得非常细致入微。起承转合作为诗学问题探讨诗歌技法,源自于元人杨载《诗法家数》。其书于"律诗要法"下首列起承转合四字,具体以"破题""颔联""颈联""结句"与之对应逐一解说。明人善于以此法来解杜律。例如《杜律测旨》卷上《九日蓝天崔氏庄》,注者将此诗分为上下两节评析,前四句说悲秋,后四句言见兴来意,结构上下承接无缝,慷慨旷达诗意跃然纸上。又如《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分层次将诗中趋走、满眼、赔笑、颠倒诸动作贯穿一气,分析鞭辟入里,传神地表达杜诗原意。再如《杜律五言补注》卷三《八月十五夜月二首》,解说第一首谓前四句客中对月是起句,后四句月明是承,状秋月之明镜。第二首前四句说月出没晦明之地,已经含有结句之意是转,后四句言兵乱对月之感则是合,解说尤为贴切,符合杜诗原意。结构解诗还有一个特点即注重对杜诗章法的分析,如《杜律五言补注》卷一《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一评曰:"前四句即景感己,后四句即事伤时。"②卷四《课小竖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汪瑗将三组诗分为三章,分别以叙景章法、叙情章法、叙事章法分论各诗作意。《杜律意笺》卷下《峡中览物》《白帝》《吹笛》《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诗,颜廷榘的注解也多是从章法结构入手,来解说杜诗用字之妙。例如《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弟》颔联"天入沧浪一钓舟",颜氏注曰:"天入沧浪,入字神妙,言天与沧浪之水相涵也。渔石钓舟入沧浪,天亦妙。"③又如《南邻》颔联"野航恰受两三人",注曰:"范元实《诗眼》云工部有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吹面受和风''轻燕受风斜''野航恰受两三人',受字皆入妙。"④引宋人范元实评论来证此处用字之妙。在《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的注解中,颜氏举例论证杜甫此句用"自""空"而不用"见""闻"的妙处及原因。张 《杜律本义》四卷也善于对杜律分节解说,如卷四《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长沙送李十二御》《赠田九判官》等,都是在分章的基础上概括大意,有助于读者理解杜律。明人在结构解诗中很注意分析杜律的作法,如对杜诗的造境技巧、反衬手法、取景特色、细节描写、剪裁艺术、句法手段等,无不细加揣摩一一拈出。甚至对杜律的流水对、当句对、平仄押韵等都关注到,可见明人论析杜律之细致。此外,王嗣奭《杜臆》、胡震亨《杜诗通》、唐元竑《杜诗捃》等书,因为不受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对杜律的结构章法也多有分析,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明人解杜律还运用了其他方法,例如比兴解诗。朱熹《诗集传》二十卷以"赋比兴"论诗对明人注杜诗影响较大,从明初单复到明末王嗣奭,大都在注杜中运用此法。单复《读杜诗愚得序》云:"余暇日则取杜子长短、古律诗,每读篇必先考其出处之岁月、地理、时事,以著诗史之实录。次乃虚心玩味,以《三百篇》赋比兴例,分节段以详其作诗命意之由,及遣词用事之故。"⑤《杜律单注》十卷解杜律,往往在诗中标示"赋也""比也""兴

① 王嗣奭:《杜臆》卷二,第65页。
② 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卷一,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二辑,第118页。
③ 颜廷榘:《杜律意笺》卷上,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三辑,第146页。
④ 颜廷榘:《杜律意笺》卷上,第96页。
⑤ 单复:《读杜诗愚得》,第2页。

也”“赋而兴”“赋而比”等,仿《诗集传》注诗体例。后来王维桢《杜律颇解》四卷、颜廷榘《杜律意笺》二卷、张 《杜律本义》四卷等均用此法,来展现杜律中蕴含的深意,揭示出诗歌背后的微言大义。比兴解诗与以意逆志解诗一样,有时也会陷于穿凿附会,四库馆臣就批评单复《读杜诗愚得》:“至每篇仿《诗传》之例,注比也、兴也、赋也字,尤多牵合矣。”①王嗣奭甚至认为杜诗“凡杜之咏物诗皆比也”②,这就是对杜诗过度阐释而形成失误。此外,明人在解杜律方面还创造了一种新法,即把杜诗阐释成较为准确的散文。此法为单复首创,后来张 《杜律本义》继之,邵宝、邵傅等人也在注杜中使用。这样解释杜诗可能更生动,语言也更完整优美,能完善地转达杜诗的意境,以至于杜诗更能为读者接受。

三

明人选编和注解杜律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现存的这些杜律注本,是明代杜诗学中的重要部分,具有多种学术史和诗学史意义。

明代杜律注本不是凭空而出的,是明人在宋元人注杜的基础上删改、修订、增补而产生的,是对宋元杜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从版本方面讲,明代的很多杜律注本都是以元本为底本进行修订的,如冯惟讷《杜律删注》二卷、王维桢《杜律颇解》四卷、薛益《杜工部七律分类集注》二卷、张孚敬《杜律训解》二卷、张 《杜律本义》四卷均出自元代张性《杜律演义》二卷。《杜律颇解》《杜律删注》二书收诗篇目、编次、类别与《杜律演义》完全相同。《杜律本义》以《杜律演义》为底本,唯《杜律演义》分类编次,《杜律本义》则为编年本,在注释上力求纠正旧注之穿凿附会,以恢复杜诗本意,可见张 还是下了功夫的。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四卷即是在元人赵汸《类注杜工部五言律诗》四卷的基础上进行补注的,赵注收五律二百六十一首,汪注收六百二十二首,超出三百多首。不仅收录五律数量多,而且注释质量也较高,非赵汸原书可比。明代翻刻虞集《杜律虞注》一书最多,先后达十多版,但明人也注意到了虞注杜诗的真伪问题,汪慰《虞本杜律订注》、颜廷榘《杜律意笺》等书中对此有所辨正。明人虽对宋代杜诗旧注有所不满,在选编杜律时删掉了不少,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旧注还是予以保存,具有文献辑佚价值。仅以单复《杜律单注》十卷为例,该书以元人高崇兰编《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为蓝本,引用了大量宋人旧注、诗话、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汪瑗《杜律五言补注》也是大量征引前人杜诗批注,包括罗大经、刘辰翁、苏轼、沈括、叶梦得等人的注释,同时纠正赵汸很多旧注,资料丰富,征引赅博。

明代有些杜律注本已经失传,但明人注杜往往相互转引,这样就无意间保存了一些旧注,可以进行文献辑佚。张孚敬《杜律训解》二卷曾在明代颇为风行,《宝文堂书目》《千顷堂书目》都曾著录,此书已佚,仅有张氏《杜律训解序》《再识》《进〈杜律训解〉疏》存于《张文忠公集》中。邵傅《杜律集解》、赵大纲《杜律测旨》二书对《杜律训解》引用很多。邵傅《杜律集解·凡例》说:“罗峰统合诸家,考证翔实,而注义略陈。滨州演会罗峰,章旨亦稍更易。愚出入滨州注尤多。”③罗峰指张孚敬的号,滨州是赵大纲的籍贯,代指二人选注杜律。《杜律训解》虽佚,但可以从《杜律集解》《杜律测旨》二书引用张注来探寻其注杜律的面目。又如徐常吉《杜七言律注》二卷,明代多位藏书家曾著录此书,但已失传。范濂《杜律选注》六卷、谢杰《杜律詹言》二卷都多有征引。《杜律选注》六卷收五七言律诗七百余首,后列《杜律选注书目》,共计注本、诗话三十四种,甚至包括国内见不到传本的元人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七卷,可见该书的文献价值。

明代许多学者在杜诗研究上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很多,研究方法也多样。王嗣奭、邵傅、颜廷榘、唐元竑、胡震亨等都是长期潜心研究杜诗,他们对杜诗非常熟悉,对杜律诗意的阐释与结构章法的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32页。

② 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0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41页。

③ 邵傅:《杜律集解》,第289页。

解说很到位,对杜律炼字锻句的分析也很精辟,这是明人杜诗研究的长处。明代是理学盛行的年代,杜甫的思想本来就是唐代的儒家思想,故明代学者大都能用儒家思想来研究杜诗。王嗣奭在《杜臆原始》中明确表示是以儒家思无邪的诗教观来研究杜诗,特别强调杜诗中的"美刺""教化"功能,在此前提下对杜律的审美功能予以观照。在对杜律的选评中,明人很注重对诗歌内容的串讲与阐释,加强对杜律的艺术研究。卢世漼《杜诗胥抄》有《论五七言排律》一文,从诗歌体裁的角度来研究杜诗的艺术,论述深刻很有见地。胡震亨《杜诗通》对杜律的注释特别重视诗歌评析鉴赏,侧重于艺术特色的阐发。在文本形式上,他创造了"四品"解杜律,即在每首律诗的顶栏之上标注"神品""妙品""能品""具品",表明他对该诗的看法。赵大纲《杜律测旨》以通俗的串讲方式,采取分联细说来品评杜律,解释得非常细致。颜廷榘《杜律意笺》擅长于分析杜律的主旨大意,何乔远《杜律意笺跋》说:"所笺先取得杜公一章大指之所在,而不贵以博洽自见,其义约而理明。"①评价颇为中允。颜氏在笺注杜律过程中,很注意到杜诗用字之妙,在《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弟》《南邻》《蜀相》《野望》《玉台观》等诗的眉批中,点明杜诗炼字的妙处,从细节论杜律的作诗技巧。邵傅《杜律集解》在注解中也常用简短之语评论诗歌之妙,如《吹笛》《为农》《狂夫》《过洞庭湖》诸诗下,都以"绝妙""极妙""大手笔""别是一格"等语评论杜律艺术特色。大致说来,明人解说杜律,不费笔墨而评语简约,又能切到实处,故多中肯之评。

明代文艺思潮发达,杜律选编者多为明代知名文学家,故在杜律的选编中融入了各自的诗学主张,成为研究明代诗学史的重要文献。明代文人在复古派诗潮的影响下,大都将杜诗奉为作诗标准,积极学习杜诗技巧。明代文人习杜、学杜的一个重要方式即选编杜诗,在选目、序跋和评语中体现出明人的诗学观。潘之恒在《杜诗补注序》中说:"新安先辈为诗宗李空同先生,专肆力于杜,莫不精覆严审,章句字法,务诣于神化之域。而里中方少司徒尤津津谈说,其诗摹仿皆臻妙境,为学杜独优,其同时称诗,则汪公玉卿尤著。"②李梦阳曾有《批杜诗》四卷,尤其推崇杜诗,以格调论杜诗艺术。汪瑗与李梦阳同为新安诗人,诗学主张几乎一致,在《杜律五言补注》中,注重分析杜诗章法字句,将少陵诗法作为评注的重点,时时提醒读者注意效仿。王嗣奭提倡"以我为诗"和"诗本性情",在《杜诗笺选旧序》中说:"以我为诗,得性情之真而已。情与境触,其变无穷,而诗之变亦无穷也。"③在这种诗学主张之下,他在《杜臆》中对杜诗的解读,从亲身情感体验出发来探索杜诗的情怀,力求恢复杜诗本义。徐渭批点杜诗,多从洁秀、净洁、洁宜等方面入手,说明其诗歌创作崇尚洁秀诗风,与他倡导"真我说"的文艺思想高度统一。郑善夫、郭正域、王慎中等人的杜诗评点,也是从自然、简约、真洁等方面出发,反映了明人崇尚本真自然的诗学观。

明人评点杜律创造了一套评语体系,丰富了中国古代评点文学。明人评点杜诗用语极为简略,评点以短语为主,要言不烦,切中肯綮。这些批评术语和特定句式在后世杜诗评点中经常被套用,尤其是清人评点杜诗屡用不止。值得称赞的是,明人在对杜诗的评点中,还保持理性的态度进行批评,既批评杜诗内容也批评杜诗艺术。杨慎批点《杜诗选》六卷与《杜律闲评》一卷,都指出杜甫五七言律诗的诸多不足。郭正域《批点杜工部七律》是明人中批评杜诗比较严厉的,有些评语也很精彩。郑善夫对杜诗的批评,否定的语词比肯定的多,从某些杜诗的评语来看,他认为杜甫简直不能作诗。明人对杜诗的批评意见,有很大一部分是错误的,他们虽然批评杜甫,但内心都非常崇敬杜甫。造成错误批评杜诗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明人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观念有限,方法论上也有问题。明人注杜所用的以意逆志阐释法,在明代多种知名的杜律注本中都有运用,有些

① 颜廷榘:《杜律意笺》卷下,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三辑,第 325 页。
② 汪瑗:《杜律五言补注》,第 2 页。
③ 王嗣奭:《杜臆》,第 1 页。

在解说杜律中较为成功。明人在注杜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这种方法,对清人注杜影响极大。黄生《杜诗说》十二卷、陈之壎《杜工部七言律诗注》五卷、仇兆鳌《杜诗详注》二十卷、卢元昌《杜诗阐》三十三卷等都曾运用此法阐释杜诗,在注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明人在选编杜律所使用的各种方法,直接为清人所继承并另有所发展。据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一书的统计①,清代有关杜诗学的专书四百一十种,杜律选注本约七十余种,数量远远超过明代。清代很多杜律注本即是以明本为蓝本,这也反映了明人选编杜律的成就及影响。当然,明人选编杜律也存在不少缺陷,如有些杜律注本在注释中引用材料不严谨,不核实原文以及不注明出处,甚至在引用材料上断章取义,都彰显明人空疏的学风。此外,在对某些具体杜律的解说中,明人往往有钻牛角尖的习气,有时陷于穿凿附会之中。虽然存在种种不足,明人大量选编、评注的杜律选本还是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明人在选编、注释杜律中的实践及经验,为清代杜诗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杜诗学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是明人杜诗研究的贡献。

TheSelected Compilation and Criticism of Du Fu's Regulated Poems by the Scholars of the Ming Dynasty

Wang Yongbo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610071, *China*)

Abstract: The selected compilation and criticism of Du Fu's (杜甫) regulated poems we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study of Du Fu's poem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were also the major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scholar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study of Du Fu's poetry. There still exist more than 40 selected works of Du Fu's regulated poems today. They were compiled and printed throughout the Ming Dynasty, most of which were print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jing (嘉靖) and Emperor Wanli (万历). This shows that Du Fu's poems were widely circulated and well accepted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terary trend, aesthetic taste and criticism criteria at that time. From the selection,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ms by the scholars of the Ming Dynasty, we can see the main methods, view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udy of Du Fu's poem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ing scholars had diversified methods of criticism towards Du Fu's regulated poems, mainly predicting the connotations of his poems with their ideas, testif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poems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interpreting Du Fu's poems by means of his own poems, discussing his poems by analyzing their constructions, and discussing his poems by means of analogy and association. They did their utmost to apply various methods, so as to interpret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ms in an all-around way. Though there were some imperfections in the annotated works of Du Fu's regulated poems, which were selected and compil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y produc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Du Fu's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ademic and poetic histori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Du Fu's (杜甫) regulated poems, selected compilation, criticism, valu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 页。